

## 第三屆「醫學人文經典閱讀」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刊載：剖析醫學人文

牙二甲 林建安

### 寫在前頭

我不是醫學系的學生，我受的是牙醫學教育。不過同樣在醫學體系的環境下，我以自己的想法來談論醫學人文。無論大家同意我的觀點與否，我會盡力清晰地表達我的想法。「醫學人文」在我的詮釋裡可以劃分為三大項：意志、靈魂與軀體。醫學人文的本質：探索生命的意義。在這個領域中，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例如對於過往人生的感懷、對於歷經種種人際活動之後的心得、對於生命意義的達觀，這些都是由意志、靈魂與軀體互相交織、淬鍊而成的結晶。

### 楔子

人怎麼會有生、老、病、死呢？為什麼會有讓這一切發生的宇宙呢？今天仍有許多人為此問題而迷惑不解：假如生命永遠年輕、永遠浪漫該多好呢？這能實現嗎？有沒有哪一天，我們的醫學能讓我們超脫生、老、病、死？即便做不到，那我們所受的人文教育能否使我們坦然面對這一連串無法避免的人生進程？

### 淺談靈魂、意志、軀體

我相信宇宙在孕育每一個生命的時候，都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必須同時具備意志、靈魂以及軀體。意志操縱靈魂，靈魂操縱軀體，而軀體是意志與靈魂的宿所，與其說是宿所，不如說禁錮更為妥當。當軀體呈現深沉的休息或者死亡的狀態時，意志與靈魂才會得到釋放。靈魂與意志是肉眼看不見的，可以說是無形的生命；軀體是指四肢、五官、筋骨、皮肉等，是肉眼看得見的東西，所以是有形的生命。以現今的醫學程度而論，往往只是修復軀體的功夫，鮮少或根本沒有能力顧及靈魂或意志的層面。如果有哪天科學界對於靈魂有透徹的掌握，那麼醫學的世界將會是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面貌，也許整個世界會因此而改變。疾病所帶來的恐懼與無助都在病患的靈魂劃下創口，究竟一個醫師除了替病患從死神的鐮刀中奪回靈魂之外，有沒有義務為這條靈魂填補傷口？一個病患即使在軀體上呈現完好的修復狀態，如果在靈魂上有了缺陷，就是一個破了洞的麻袋。即便再多名譽、榮耀、財富是永遠也填不滿這個靈魂的。這種情形，意志是唯一的解藥。個人的意志由本身所受的教育點點滴滴醞釀而成。無論是師長的引導、大環境的陶冶或是藝術的薰陶，都漸漸會塑造個人獨有的意志徽章，並標記在靈魂之上。由於意志的牽引，靈魂本身得以千變萬化，可以是善良純真的天使，也可以是罪惡聚首的撒旦；可以是剛毅的戰士，也可以是墮落的浪子。在組成意志的許多「成分」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愛」。意志裡有了愛，靈魂才得以純淨高貴。靈魂裡的不完美，可

以藉著完整的意志彌補；但是一旦意志被覆上陰霾，接著靈魂受到汙染，由靈魂所操縱的軀體很容易蒙上罪惡，如聖經上所說：「好像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良好的教育修養確實是為完整的醫學人文奠定基礎。一般所指的生、死是一個軀體的誕生與死滅。軀體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老化死去；意志與靈魂卻可以永遠不滅。有充滿哲理的比喻：「在宇宙裡，時空的關係有：同時同空、異時異空。本來軀體與靈魂各在異時異空的情況。因緣成熟下，兩者結合便成為同時同空。這種情形很像是一架電視機與視訊，兩者本來是異時異空，經過通電之後又以相同的頻道相對，促成因緣，電視機就發生作用，有影像有聲音。人的軀體像一架機器，有了靈魂才有思考、行動、言語，若軀體這架機器壞了，就什麼作用也沒有了。因為這個時候靈魂與軀體已經轉變為異時異空，所以軀體的作用就停頓了。但是因為軀體與靈魂所在的時空不同，所以一般人無法了解靈魂的去處。」

### 對於現階段的醫療環境，我的體認

一個好的醫師不只是一個技術精湛的醫匠。除了醫治一部分病人羸弱的軀體，是不是也能救贖另一部分病人殘缺的靈魂？這些話聽起來很不可思議，那是神的職責。我們不能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每一位醫師，要求他們符合我們的期待。畢竟脫下了白色的制服，醫師們也不過是普通的人類，卻為什麼當有某醫師在一個極為繁瑣的醫療過程中發生了小疏失，造成一些難以彌補的傷害，這時候我們的社會大眾往往會逼得他們去承擔一切過失呢？我們不禁懷疑起這個時代，是生命至上呢？還是人權至上呢？是不是只有神才適合擔任醫療的職務？在台灣的醫療環境中，一般大眾看到的往往是病人的生死關頭，但是有沒有一些些的人把那關愛憐憫的眼光分送一點給默默付出的醫療人員呢？他們不該被遠遠地拋在人權之外。

生命若要有意義，就要投入去愛別人，投入去關懷週遭的人，投入去從事一些讓自己活得有目的、有意義的事情。（靈魂、意志、軀體）

對於醫療人員，唯有在病人的需求之中，他們才看得到自己，他們被賦予的使命才有被肯定的價值。曾經在侯文詠的著作裡，看到一位病房護理長照顧癌症病患的心聲。她說：「從某個角度而言，我需要我的病人遠勝過他們需要我。我很少在乎自己內心怎麼想，可是我的工作讓我發現病人內在的恐懼與不安。」，對這位護理長來說，照顧病患是科學加上藝術，而且是「互動」的藝術。不論是透過輕鬆的對話，或是拉拉手，她所傳達出來的善意，在於她能細心地替病人想多少。「也許我不能醫好他的病，但是我可以減輕他的痛苦。」這是某一位醫師終生奉行的法則，其實也是每一位醫療人員應該銘記在心的。在王溢嘉所著的「蟲洞書簡」裡也談過：「生命因付出而充實。」，將這一個原則付諸實踐的，克里米亞天使—南丁格爾，就是一個例子。生於歐洲的豪門裡，她可以有極盡奢華的物質享受、可以享盡天上人間的神仙生活；她可以不必工作，不必為社會、為任何人做任何事；但是當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她不但揚拋了原本的貴族身份，洗盡鉛華擔任一名護士長，帶領其他的護士來到一個不屬於她的戰地去照顧傷患。在這之後，她給父親的信裡，這樣說：「我的青春，那個充滿失望、不成熟的青春，終於結束了，我為它的不再復返，感到喜悅。」，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這一句話背後的涵義：因為付出，生命的意義不再虛無飄渺；而且是付出的越多，生活就越充實。

## 愛是唯一理智的行為 ( 靈魂、意志 )

在台灣的醫學教育裡，人體解剖學的課程是一個極重要的環節。大體解剖的實地操作，是成爲一位專業的醫療人員不能缺少的過程。這樣一門重要的課，無法只由人體學課本中的平面知識就能透徹了解的。醫學生操刀的對象—每一位大體，都是獨一無二的老師。這些沉默的老師以他們的身體，來教導這群醫學生人體的箇中奧秘。曾經在某醫學大學，有一位女性大體老師，生前寫下遺囑，表明捐獻遺體的心意。其中有幾句話是這樣的：「不要給我一塊墓碑，不要讓我的軀殼佔據一塊墓地，不要為我而有太多儀式，讓我擁著寧靜而離去，讓我赤裸而去，不需珠寶加飾，一如我赤裸而來；讓我淡淡而去，無需喜怒哀樂，一如我淡淡而來，讓我在來去之間如此簡單，一如潮來潮去。」「不願有來生，除非我還有期待，讓我的生命就真的活那麼一次，如此它才顯得獨特而奇妙。今生的美麗，我將讓它留下；今生的醜惡，我將揚拋。不帶走美醜善惡，不帶走任何心情，甚至不帶走一枝髮夾，我將流浪。」「你們將會看見我：我將會是太陽底下的向日葵，大地上的小草，樹上跳躍的綠葉，以及一切。」靜靜地睡去了，在遺體身上曾經有的回憶就像沙灘上的足跡，伴隨著潮水逐漸消逝。每一位大體老師刻意留下生前的感覺，彷彿他們那偉大的靈魂與意志其實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就是「愛」吧。是什麼方式的愛呢？也許只有大體老師自己才清楚了。

## 如果當我們與死亡四目相對，想法反而會近乎神奇的透明澄澈 ( 靈魂、意志 )

一個醫師是怎麼樣看待每一個生命呢？有一位醫師曾經說過：「每個好醫生後面，都跟著一排靈魂，排得長長的，因為生前治不好病，抱了遺憾，死了要跟著他自己的醫生。」；而壞醫生不一樣，壞醫生後面也有，但是他自己看不到。這位醫師曾經是腎臟科權威，那個時候，台灣並沒有所謂的血透機，也就是洗腎機，所以腎衰竭是絕症。他爲了替腎衰竭的病人解除病痛，到處募款、演講，只爲了從國外引進一台昂貴的洗腎機。雖然最後終於有了一台洗腎機，仍舊有太多太多的病患在等待醫療的過程中死去。曾經有多少雙虛弱的手伸出來對他呼喚：醫師，我不要死。但是那些終究眷顧不到的病患，最後還是交給了死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一直看見過世的患者在他的身後列隊，緊跟著他不放，而且這個症狀斷續出現達十年之久。最後他這一份醫療的熱愛都隨著他上吊自殺之後，在台灣的醫療體系中消失。在千瘡百孔的醫療世界裡，他一點一滴地補綴著，儘管個人的力量薄弱，他依然堅持理想…但卻也是因爲這樣的堅持，所以無法麻醉自己；因爲他太清醒了，所以不肯妥協，這就是他所稱的「好醫生」。對於一個醫師而言，每一場醫療就是與死神的賭注，每一個等待搶救的生命就是一疊籌碼。當醫師輸了這場對決之後，他只能無奈的看著死神笑吟吟地收走那一疊籌碼，他絲毫沒有翻盤的機會。

## 擁抱年老 ( 意志、軀體 )

每一個人走過青澀的花樣年少，體驗過春秋鼎盛的壯年時代。終於，該來的還是躲不過，生命的尾聲—老年，依然循著固定的步調，悄悄地到來。老化，在一般人眼裡，有很多同意的代名詞，例如：從職場退休、身體功能減低、面臨死亡…在醫學研究的統計上，「老化」帶給人們的心理問題有：精神沮喪、無力感、慮病症、壓力、寂寞、

害怕、焦慮、絕望…太多太多負面性的詞語都與年老脫不了關係。但是名作家余秋雨還是說了：老年，可以是一段如詩的歲月。他的理由是：「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萬丈紅塵已移到遠處，寧靜下來了的周際環境和逐漸放慢了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詩的意境出現了。」，當我們以另一種獨特的審美觀來看待年老，如同一棵斑剝的老樹，樹上的枯藤殘葉是不是也散發一股沉穩深厚的美？即便是因為年老所引起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我們都不應該將「年老」視為一項罪惡。畏懼年老，以駝鳥式的逃避心態掩飾身上逐年老化的特徵，才是人們為自己找來的枷鎖，硬將自己套牢，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小波浪，在海裡翻滾著，日子過得很愉快。他喜歡風和新鮮的空氣，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其他的波浪都在他前面，拍擊著岸邊。『我的天哪，這真可怕，』小波浪說：『我的最後命運也是這樣！』這時來了另一個波浪，他看到小波浪悶悶不樂，就問他：『你什麼事這麼不高興？』小波浪回答：『你不了解！我們都會拍打到岸邊！我們這些波浪都會化為烏有！這不是很可怕嗎！』這個波浪說：『錯了，你才不了解。你不是一個波浪，你是海洋的一部份。』」你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每一個人都曾經渴望永遠留住青春年華，不願意衰老，那是因為對生命不滿足，沒有找到生命的意義。多少男女打扮時髦、穿著性感，瓶瓶罐罐的香水、化妝品直往身上擦抹，為的是在外表散放出年輕的味道，「年輕多好啊！但願我永遠年輕！」這是很多人的願望。但年輕真的是完美無缺嗎？現在社會上很多的自殺案件不也都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嗎？「少年維特的煩惱」不是很多年輕人共同的煩惱嗎？我們應該知道的是：當我們年歲漸長，我們會懂得愈多。年老的意義不是只有年復一年的衰老，而是應該積極地正視死亡，要更懂得把握所剩不多的日子好好過活。一個歷經風霜，終於找到生命意義的年邁生命，不會願意讓人生再重新來過，他只會繼續向前，直到終點。每一個年輕人都要有的體悟是：年老是一個必經的過程，所以死亡更是無可避免的結局。離死亡愈近的生命，就應該愈把軀體看成一個空皮囊，坦然面對死亡。但是這對於很多人是很困難的，因為人類從不把自己當作大自然的一部份；自視甚高的萬物之靈常常滿載著遺憾、未盡的夢想而回到大自然的懷抱。如果說「死」是每個「生」者的必然歸宿，我們只有以健康的心態坦然面對死亡、接受死亡，才有可能化解死亡引發的精神痛苦，從而提昇我們的生命情調與生活的品質，這才是一個完整的醫學人文教育所要豎起的標竿。醫學人文的誕生，是要人們能在心裡真正落實對於生命意義的感悟，進而熱愛生命、關懷他人，行有餘力再造福社會。有關於這一部分的深入探索，可以參考侯文詠、王溢嘉、Jean-Dominique Bauby、Mitch Albom等人的作品。

## 結語

對於一般人而言，也許我們的外在只是一具依附在社會價值觀下不斷喘息的軀體，軀體中承載著一縷空乏的靈魂，在庸庸碌碌的現實生活中永遠碰觸不到陽光；缺乏人文素養的意志得不到甘霖的滋潤。所以有人說：「太多的人像是行屍走肉，就算他們做著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也似乎是半睡半醒，這是因為他們追逐的目標不對。」生命中最要緊的事，是學著付出愛，以及接受愛。但是有多少人做到呢？

這篇文章是我個人的小小心聲，目的只有一個：在這一個功利主義至上的時代，再次喚起大家對於生命意義的重視，在我們的生活圈裡以及週遭的人事物中去付諸實踐。

### 參考資料如下

書名：侯文詠極短篇 作者：侯文詠 出版地：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出版者：盧春旭 出版年：初版一刷---2004年7月 / 初版十二刷---2005年4月

書名：侯文詠短篇小說集 作者：侯文詠 出版地：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出版者：平雲 出版年：修正版出版---1996年10月 / 修正版22刷出版---2004年12月

書名：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作者：Mitch Albom 譯者：白裕承 出版地：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104南京東路4段25號11樓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初版一刷---1998年7月 / 初版44刷---2001年9月

書名：潛水鐘與蝴蝶 作者：Jean-Dominique Bauby 譯者：邱瑞鑾 出版地：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104南京東路4段25號11樓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初版一刷---1997年10月 / 初版40刷---2002年6月

書名：蟲洞書簡 作者：王溢嘉 出版地：野鵝出版社 /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167巷34號5樓 出版者：野鵝出版社 出版年：初版29刷---2005年12月

書名：霜冷長河 作者：余秋雨 出版地：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3段240號3樓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初版一刷--- 1999年4月26日 / 初版15刷--- 2004年2月13日

網路資料：醫學人文網 ( [http://home.educities.edu.tw/sage/new\\_page\\_6.htm](http://home.educities.edu.tw/sage/new_page_6.htm) ) --- 自撰墓誌碑銘

[回瀏覽中山醫學大學電子報](#)